舊唐書/卷1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韋溫　獨孤鬱　錢徽　高鈗　馮宿　封敖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六十九
列傳第一百十九　李訓　鄭注　王涯　王璠　賈餗　舒元輿　郭行餘　羅立言　李孝本

► 裴度

李訓

李訓，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。始名仲言。進士擢第。形貌魁梧，神情灑落；辭敏智捷，善揣人意。寶歷中，從父逢吉為宰相，以訓陰險善計事，愈親厚之。初與茅匯等欲中傷李程，及武昭事發，訓坐長流嶺表，會赦得還。丁母憂，居洛中。

時逢吉為留守，思復為宰相，且深怨裴度，居常憤郁不樂。訓揣知其意，即以奇計動之。自言與鄭註善，逢吉以為然，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，令持入長安，以賂註。註得賂甚悅，乘間薦於中尉王守澄，乃以註之藥術，訓之《易》道，合薦於文宗。守澄以訓猿粗，難入禁中。帝令訓戎服，號王山人，與註入內。帝見其指趣，甚奇之。及訓釋服，在京師。太和八年，自流人補四門助教，召入內殿，面賜緋魚。其年十月，遷國子《周易》博士，充翰林侍講學士。入院日，賜宴，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。兩省諫官伏閤切諫，言訓奸邪，海內聞知，不宜令侍宸扆，終不聽。

文宗性守正嫉惡，以宦者權寵太過，繼為禍胎，元和末弒逆之徒尚在左右，雖外示優假，心不堪之。思欲芟落本根，以雪讎恥，九重深處，難與將相明言。前與侍講宋申錫謀。謀之不臧，幾成反噬，自是巷伯尤橫。因鄭註得幸守澄，俾之援訓，冀黃門之不疑也。訓既在翰林，解《易》之際，或語及巷伯事，則再三憤激，以動上心。以其言論縱橫，謂其必能成事，遂以真誠謀於訓、註。自是二人寵幸，言無不從；而深秘之謀，往往流

聞於外。上慮中人猜慮，乃疏《易》義六條，示於百辟，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，蓋欲知上以師友寵之。九年七月，改兵部郎中、知制誥，充翰林學士。九月，遷禮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仍賜金紫之服。詔以平章之暇，三五日一入翰林。

訓既秉權衡，即謀誅內豎。中官陳弘慶者，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，忠義之士無不扼腕。時為襄陽監軍，乃召自漢南，至青泥驛，遣人封杖決殺。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，典禁軍，作威作福。訓既作相，以守澄為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，罷其禁旅之權，尋賜鴆殺之。訓愈承恩顧，每別殿奏對，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，黃門禁軍迎拜戢斂。訓本以纖達，門庭趨附之士，率皆狂怪險異之流。時亦能取正人偉望，以鎮人心。天下之人，有冀訓以致太平者，不獨人主惑其言。

訓雖為鄭註引用，及祿位俱大，勢不兩立；托以中外應赴之謀，出註為鳳翔節度使。俟誅內豎，即兼圖註。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，須假兵力，乃以大理卿郭行余為邠寧節度使，戶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，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，太府卿韓約為金吾街使，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，皆訓之親厚者。冀王璠、郭行余未赴鎮間，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，俾集其事。

是月二十一日，帝御紫宸。班定，韓約不報平安，奏曰：「金吾左仗院石榴樹，夜來有甘露，臣已進狀訖。」乃蹈舞再拜。宰相百官相次稱賀。李訓奏曰：「甘露降祥，俯在宮禁。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。」班退，上乘軟舁出紫宸門，由含元殿東階升殿，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，文武兩班，列於殿前。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。既還，曰：「臣等恐非真甘露，不敢輕言。言出，四方必稱賀也。」上曰：「韓約妄耶？」乃令左右軍中尉、樞密內臣往視之。

既去，訓召王璠、郭行余曰：「來受敕旨！」璠恐悚不能前，行余獨拜殿下。時兩鎮官健，皆執兵在丹鳳門外，訓已令召之，唯璠從兵入，邠寧兵竟不至。中尉、樞密至左仗，聞幕下有兵聲，驚恐走出。閽者欲扃鎖之，為中人所叱，執關而不能下。內官回奏，韓約氣懾汗流，不能舉首。中官謂之曰：「將軍何及此耶？」又奏曰：「事急矣，請陛下入內。」即舉軟輿迎帝。訓殿上呼曰：「金吾衛士上殿來，護乘輿者，人賞百千。」內官決殿後罘罳，舉輿疾趨。訓攀呼曰：「陛下不得入內。」金吾衛士數十人，隨訓而入。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東來，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，共四百余人，上殿縱擊內官，死傷者數十人。訓時愈急，邏迤入宣政門。帝瞋目叱訓，內官郤誌榮奮拳擊其胸，訓即僵仆於地。帝入東上閣門，門即闔，內官呼萬歲者數四。須臾，內官率禁兵五百人，露刃

出閤門，遇人即殺。宰相王涯、賈餗、舒元輿、方中書會食，聞難出走，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。

是日，訓中拳而仆，知事不濟，乃單騎走入終南山，投寺僧宗密。訓與宗密素善，欲剃其發匿之。從者止之，乃趨鳳翔，欲依鄭註。出山，為盩厔鎮將宗楚所得，械送京師。至昆明池，訓恐入軍別受搒掠，乃謂兵士曰：「所在有兵，得我者即富貴，不如持我首行，免被奪取。」乃斬訓，持首而行。

訓弟仲景、再從弟戶部員外郎元皐，皆伏法。

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訓，遣人縛入左軍，責以不告之罪。將殺之，宗密怡然曰：「貧僧識訓年深，亦知反叛。然本師教法，遇苦即救，不愛身命，死固甘心。」中尉魚弘誌嘉之，奏釋其罪。

鄭注

鄭注，絳州翼城人，始以藥術遊長安權豪之門。本姓魚，冒姓鄭氏，故時號魚鄭。注用事時，人目之為「水族」。

元和十三年，李愬為襄陽節度使，注往依之。愬得其藥力，因厚遇之，署為節度衙推。從愬移鎮徐州，又為職事，軍政可否，醞與之參決。注詭辯陰狡，善探人意旨，與愬籌謀，未嘗不中其意。然挾邪任數，專作威福，軍府患之。時王守澄監徐軍，深怒注。一日，以軍情患注白於愬。愬曰：「彼雖如此，實奇才也。將軍試與之語；苟不如旨，去未為晚」愬即令謁監軍。守澄初有難色，及延坐與語，機辯縱衡，盡中其意，遂延於內室，促膝投分，恨相見之晚。翌日，守澄謂愬曰：「誠如公言，實奇士也。」自是出入守澄之門，都無限隔。愬署為巡官，齒於賓席。

及守澄入知樞密，當長慶、寶歷之際，國政多專於守澄。注晝伏夜動，交通賂遺。初則讒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；數年之後，達僚權臣，爭湊其門。累從山東、京西諸軍，歷衛佐、評事、御史，又檢校庫部郎中，為昭義節度副使。既以陰事誣陷宋申錫，守道正人，始側目焉。

太和七年，罷邠寧行軍司馬，入京師。御史李款閣內彈之曰：「鄭注內通敕使，外結朝

官，兩地往來，卜射財貨，晝伏夜動，幹竊化權。人不敢言，道路以目。請付法司。」旬日內，諫章十數，文宗不納。尋授注通王府司馬，充右神策判官，中外駭嘆。八年九月，注進藥方一卷，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，賜錦彩。召對之夕，彗出東方，長三尺，光耀甚緊。其年十二月，拜太僕卿、兼御史大夫。

注起第善和裏，通於永巷，長廊復壁。日聚京師輕薄子弟、方鎮將吏，以招權利。間日入禁軍，與守澄款密，語必移時，或通夕不寐。李訓既附注以進，承間入謁；而輕浮躁進者，盈於注門。九年八月，遷工部尚書，充翰林侍講學士。召自九仙門，帝面賜告身。時李訓已在禁庭，二人相洽，日侍君側，講貫太平之術，以為朝夕可致升平。兩奸合從，天子益惑其說。是時，訓、注之權，赫於天下。既得行其志，生平恩仇，絲毫必報。因楊虞卿之獄，挾忌李宗閔、李德裕，心所惡者，目為二人之黨。朝士相繼斥逐，班列為之一空，人人惴栗，若崩厥角。帝微知之，下詔慰諭，人情稍安。

訓、注天資狂妄，偷合苟容，至於經略謀猷，無可稱者。初浴堂召對，上訪以富人之術，乃以榷茶為對。其法，欲以江湖百姓茶園，官自造作，量給直分，命使者主之。帝惑其言，乃命王涯兼榷茶使。又言秦中有災，宜興工役以禳之。文宗能詩，嘗吟杜甫《江頭篇》云：「江頭宮殿鎖千門，細柳新蒲為誰綠？」始知天寶已前，環曲江四岸，有樓臺行宮廨署，心切慕之。既得注言，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、昆明二池，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，以時追賞。時兩軍造紫雲樓、彩霞亭，內出樓額以賜之。注言無不從，皆此類也。

九月，檢校尚書左僕射、鳳翔尹、鳳翔節度使。蓋與李訓謀事有期，欲中外協勢。十一月，註聞訓事發，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。至扶風，聞訓敗，乃還。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，迎而勞之，召至監軍府議事。注倚兵衛即赴之，仲清已伏兵幕下。注方坐，伏兵發，斬注，傳首京師，部下潰散。注家屬屠滅，靡有子遺。初未獲注，京師憂恐。至是，人人相慶。

注兩目不能遠視，自言有金丹之術，可去痿弱重腿之疾。始李愬自云得效，乃移之守澄，亦神其事。由是中官視注皆憐之，卒以是售其狂謀。而守澄自貽其患，復致衣冠塗地，豈一時之沴氣歟？既籍沒其家財，得絹一百萬匹，他貨稱是。

王涯

王涯，字廣津，太原人。父晃。涯，貞元八年進士擢第，登宏辭科。釋褐藍田尉。貞元二十年十一月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拜右拾遺、左補闕、起居舍人，皆充內職。元和三年，為宰相李吉甫所怒，罷學士，守都官員外郎，再貶虢州司馬。五年，入為吏部員外。七年，改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。九年八月，正拜舍人。十年，轉工部侍郎、知制誥，加通議大夫、清源縣開國男，學士如故。十一年十二月，加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十三年八月，罷相，守兵部侍郎，尋遷吏部。

穆宗即位，以檢校禮部尚書、梓州刺史、劍南東川節度使。其年十一月，吐蕃南北倚角入寇，西北邊騷動，詔兩川兵拒之。時蕃軍逼雅州，涯上疏曰：「臣當道出軍，徑入賊腹有兩路：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，徑抵故松州城，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；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，徑抵棲雞城，皆吐蕃險要之地。」又曰：「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，海內同覆盂之安。每蕃戎一警，則中外咸震，致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，斯乃臣等居大官、受重寄者之深責也。雖承詔發卒，心馳寇廷，期於為國討除，使戎人芟剪。晝夜思忖，何補涓毫？所以淒淒愚心，願陳萬一。臣觀自古長策，昭然可征。在於實邊兵，選良將，明斥候，廣資儲，杜其奸謀，險其走集，此立朝士大夫皆知，不獨微臣知之也，只在舉行之耳。然臣愚見所及，猶欲布露者，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，以釣北虜之心。臨遣信臣，與之定約曰：犬戎悖亂負恩，為邊鄙患者數矣，能制而服之者，唯在北蕃。如能發兵深入，殺若干人，取若干地，則受若干之賞。開懷以示之，厚利以啗之，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，則匈奴之銳，可得出矣。一戰之後，西戎之力衰矣。」穆宗不能用其謀。

長慶元年，幽、鎮復亂，王師征之，未聞克捷。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：

伏以幽、鎮兩州，悖亂天紀，迷亭育之厚德，肆豺虎之非心。囚系鼎臣，戕賊戎帥，毒流列郡，釁及賓僚。凡在有情，孰不扼腕？咸欲橫戈荷戟，問罪賊廷。伏以國家文德誕敷，武功繼立，遠無不服，邇無不安。矧茲二方，敢逆天理？臣竊料詔書朝下，諸鎮夕驅，以貔貅問罪之師，當猖狂失節之寇，傾山壓卵，決海灌熒，勢之相懸，不是過也。

但以常山、燕郡，虞、虢相依，一時興師，恐費財力。且夫罪有輕重，事有後先，攻堅宜從易者。如聞范陽肇亂，出自一時，事非宿謀，情亦可驗。鎮州構禍，殊匪偶然，扇動屬城，以兵拒境。如此則幽、薊之眾，可示寬刑；鎮、冀之戎，必資先討。況廷湊亹茸，不席父祖之恩；成德分離，人多迫脅之勢。今以魏博思復讎之眾，昭義願盡敵之師，參之晉陽，輔以滄、易，掎角而進，易若建瓴，盡屠其城，然後北首燕路。在朝廷不為

失信，於軍勢實得機宜。臣之愚忠，輒在於此。

臣又聞用兵若鬥，先扼其喉。今瀛、莫、易、定，兩賊之咽喉也，誠宜假之威柄，戍以重兵。俾其死生不相知，間諜無所入，而以大軍先迫冀、趙，次下井陘，此百舉百全之勢也。臣受恩深至，無以上酬，輕冒陳聞，不勝戰越。

洎涯疏至，盧士玫已為賊劫，陷瀛、莫州，兇勢不可遏。俄而二兇俱宥之。

三年，入為御史大夫。敬宗即位，改戶部侍郎、兼御史大夫，充鹽鐵轉運使，俄遷禮部尚書，充職。寶歷二年，檢校尚書左僕射、興元尹、山南西道節度使，就加檢校司空。

太和三年正月，入為太常卿。文宗以樂府之音，鄭衛太甚，欲聞古樂，命涯詢於舊工，取開元時雅樂，選樂童按之，名曰《雲韶樂》。樂曲成，涯與太常丞李廓、少府監庾承憲、押樂工獻於黎園亭，帝按之於會昌殿。上悅，賜涯等錦彩。

四年正月，守吏部尚書、檢校司空，復領鹽鐵轉運使。其年九月，守左僕射，領使。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，其兗、鄆、淄、青、濮州界，舊有銅鐵冶，每年額利百餘萬，自收復，未定稅額，請復係鹽鐵司，依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制置，從之。

七年七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進封代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八年正月，加檢校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太清宮使。九年五月，正拜司空，仍令所司冊命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仍兼領江南榷茶使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李訓事敗，文宗入內。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，未下箸，吏報有兵自閣門出，逢人即殺。涯等蒼惶步出，至永昌裏茶肆，為禁兵所擒，並其家屬奴婢，皆繫於獄。仇士良鞫涯反狀，涯實不知其故。械縛既急，搒笞不勝其酷，乃令手書反狀，自誣與訓同謀。獄具，左軍兵馬三百人領涯與王璠、羅立言，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、舒元輿、李孝本，先赴郊廟，徇兩市，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。涯以榷茶事，百姓怨恨詬罵之，投瓦礫以擊之。中書房吏焦寓、焦璇、臺吏李楚等十余人，吏卒爭取殺之，籍沒其家。涯子工部郎中、集賢殿學士孟賢，太堂博士仲翔，其餘稚小妻女，連襟係頸，送入兩軍，無少長盡誅之。自涯已下十一家，資貨悉為軍卒所分。涯積家財鉅萬計，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，竟日不盡。

涯博學好古，能為文，以辭藝登科。踐揚清峻，而貪權固寵，不遠邪佞之流，以至赤族。涯家書數萬卷，侔於秘府。前代法書名畫，人所保惜者，以厚貨致之；不受貨者，即以官爵致之。厚為垣竅，而藏之復壁。至是，人破其垣取之，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。

涯之死也，人以為冤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，求示涯等三相罪名，仇士良頗懷憂恐。初宦官縱毒，淩藉南司。及從諫奏論，兇焰稍息，人士賴之。

王璠

王璠，字魯玉。父礎，進士，文辭知名。元和五年，擢進士第，登宏辭科。風儀修飾，操履甚堅，累辟諸侯府。元和中，入朝為監察御史，再遷起居舍人，副鄭覃宣慰於鎮州。長慶中，累歷員外郎。十四年，以職方郎中知制誥。寶歷元年二月，轉御史中丞。

時李逢吉為宰相，與璠親厚，故自郎官掌誥，便拜中丞。恃逢吉之勢，稍橫。嘗與左僕射李絳相遇於街，交車而不避。絳上疏論之曰：「左、右僕射，師長庶僚，開元中名之丞相。其後雖去三事機務，猶總百司之權。表狀之中，不署其姓。尚書已下，每月合衙。上日百僚列班，宰相居上，中丞御史列位於廷。禮儀之崇，中外特異。所以自武德、貞觀已來，聖君賢臣，布政除弊，不革此禮，謂為合宜。苟有不安，尋亦合廢。近年緣有才不當位，恩加特拜者，遂從權便，不用舊儀。酌於群情，事實未當。今或有僕射初除，就中丞院門相看，即與欲參何殊。或中丞新授，亦無見僕射處。及參賀處，或僕射先至，中丞後來，憲度乖宜，尊卑倒置。倘人才忝位，自合別授賢良；若朝命守官，豈得有虧法制？伏望下百僚詳定事體，使永可遵行。」敕旨令兩省詳議。兩省奏曰：「元和中，伊慎忝居師長之位，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。今李絳所論，於禮甚當。」逢吉素惡絳之直，天子雖許行舊儀，中書竟無處分，乃罷璠中丞，遷工部侍郎。尋罷絳僕射，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。其弄權怙寵如此。

璠二年七月出為河南尹。太和二年，以本官權知東都選。十月，轉尚書右丞，敕選畢入朝。三年，改吏部侍郎。四年七月，拜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十二月，遷左丞，判太常卿事。六年八月，檢校禮部尚書、潤州刺史、浙西觀察使。

八年，李訓得幸，累薦於上。召還，復拜右丞。璠以逢吉故吏，自是傾心於訓，權幸傾朝。九年五月，遷戶部尚書、判度支。謝日，召對浴堂，錫之錦彩。其年十一月，李訓

將誅內官，令璠召募豪俠，乃授太原節度使，托以募爪牙為名。訓敗之日，璠歸長興裏第。是夜為禁軍所捕，舉家下獄；斬璠於獨柳樹，家無少長皆死。

子 遐休

璠子遐休，直弘文館。李訓舉事之日，遐休於館中禮上，同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，是日悉為亂兵所執。定以兄楚為僕射，軍士釋之，獨執遐休誅之。

初璠在浙西，繕城壕。役人掘得方石，上有十二字，云：「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瑕，瑕即休。」璠視莫知其旨，京口老人講之曰：「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。尚書祖名崟，崟生礎，是山有石也。礎生尚書，是石有玉也。尚書之子名遐休，休，絕也。此非吉征。」果赤族。

賈餗

賈餗，字子美，河南人。祖渭。大父寧。餗進士擢第，又登制策甲科，文史兼美，四遷至考功員外郎。長慶初，策召賢良，選當時名士考策，餗與白居易俱為考策官，選文人以為公。尋以本官知制誥，遷庫部郎中，充職。四年，為張又新所構，出為常州刺史。太和初，入為太常少卿。二年，以本官知制誥。三年七月，拜中書舍人。四年九月，權知禮部貢舉。五年，榜出後，正拜禮部侍郎。凡典禮闈三歲，所選士七十五人，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。七年五月，轉兵部侍郎。八年十一月，遷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九年四月，檢校禮部尚書、潤州刺史、浙西觀察使。制出未行，拜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進金紫階，封姑臧男，食邑三百戶。未幾，加集賢殿學士，監修國史。

其年十一月，李訓事發，兵交殿廷，禁軍肆掠。餗易服步行出內，潛身人間。翌日，自投神策軍，與王涯等皆族誅。餗雖中立自持，然不能以身犯難，排斥奸纖，脂韋其間，遂至覆族。逢時多僻，死非其罪，世多冤之。

舒元輿

舒元輿者，江州人。元和八年登進士第，釋褐諸府從事。太和初，入朝為監察，轉侍御史。

初，天寶中，玄宗祀九宮壇，次郊壇行事，禦署祝板。元輿為監察，監祭事，以為太重，奏曰：「臣伏見祀九宮貴神祝板九片，陛下親署禦名，及稱臣於九宮之神。臣伏以天子之尊，除祭天地宗廟之外，無合稱臣者。王者父天母地，兄日姊月。而貴神以九宮為目，是宜分方而守其位。臣數其名號，太一、天一、招搖、軒轅、鹹池、青龍、太陰、天符、攝提也。此九神，於天地猶子男也，於日月猶侯伯也。陛下為天子，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？臣竊以為過。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，則陛下當合稱『皇帝遣某官致祭於九宮之神』，不宜稱臣與名。臣雖愚瞽；未知其可。乞下禮官詳議。」從之。尋轉刑部員外郎。

元輿自負奇才，銳於進取，乃進所業文章，乞試效用，宰執謂其躁競。五年八月，改授著作郎，分司東都。時李訓丁母憂在洛，與元輿性俱詭激，乘險蹈利，相得甚歡。及訓為文宗寵遇，復召為尚書郎。九年，以右司郎中知臺雜。七月，權知中丞事。九年，拜御史中丞，兼判刑部侍郎。是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與訓同知政事。而深謀詭算，熒惑主聽，皆生於二兇也。訓竊發之日，兵自內出。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，為追騎所擒，送左軍族誅之。

郭行餘

郭行餘者，亦登進士第。太和初，累官至楚州刺史。五年，移刺汝州，兼御史中丞。九月，入為大理卿。李訓在東都時，與行余親善，行余數相餉遺，至是用為九列，十一月，訓欲竊發，令其募兵，乃授邠寧節度使。訓敗，族誅。

羅立言

羅立言者，父名歡。貞元末，登進士第。寶歷初，檢校主客員外郎，為鹽鐵河陰院官。二年，坐糴米不實，計贓一萬九千貫，鹽鐵使惜其吏能，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。太和中，為司農少卿，主太倉出納物，以貨厚賂鄭註，李訓亦重之。訓將竊發，須兵集事，以京兆府多吏卒，用立言為京兆少尹，知府事。訓敗日，族誅。

長安縣令孟琯貶硤州長史，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。以兩縣捕賊官受立言指使故也。初立言集兩縣吏卒，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托疾，既而詐死，令家人喪服聚哭。姚中立陰知其故，恐以詐聞，不免其累，乃以狀告洪之詐。仇士良拘洪入軍，洪銜中立之告，謂士良曰：「追集所由，皆因縣令處分，予何罪也。」故中立坐貶，洪免死。

李孝本

李孝本者，宗室之子也。累官至刑部郎中，而依於訓、註以求進。舒元輿作相，訓用孝本知臺雜，權知中丞事，最預訓謀。竊發之日，孝本從人殺內官十余人於殿廷。知事不濟，單騎走投鄭註。至咸陽西原，為追騎所捕，族誅之。坐訓、註而族者，凡十一家，人以為冤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王者之政以德，霸者之政以權。古先後王，率由茲道，而遂能息人靖亂，垂統作則者。如梓人共柯而殊工，良奕同枰而獨勝，蓋在得其術，則事無後艱。昭獻皇帝端冕深帷，憤其廝養，欲鏟宮居之弊，載澄刑政之源。當宜禮一代正人，訪先朝耆德，修文教而厚風俗，設武備以服要荒。俾西被東漸，皆陶於景化；柔祗蒼昊，必降於閼祥，自然懷德以寧，無思不服。況區區宦者，獨能悖化哉？故豎刁、易牙，不廢齊桓之霸；韓嫣、籍孺，何妨漢帝之明。蓋有管仲、亞夫之賢，屬之以大政故也。此二君者，制禦閹寺，得其道也。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，惑纖狡之庸儒。雖終日橫經，連篇屬思，但得好文之譽，庸非致治之先。且李訓者，狙詐百端，陰險萬狀，背守澄而勸鴆，出鄭註以擅權。只如盡隕四星，兼權八校，小人方寸，即又難知。但慮為蚤虱而采溪蓀，翻獲螾蜓之患也。嗚呼明主！夫何不思，遽致血濺黃門，兵交青瑣。苟無籓後之勢，黃屋危哉！涯、餗綽有士風，晚為利喪，致身鬼蜮之伍，何逃瞰室之災。非天不仁，子失道也！

贊

贊曰：奭、旦興周，斯、高亡秦。禍福非天，治亂由人。訓、註奸偽，血頹象魏。非時乏賢，君迷倒置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